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讀書錄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馮日琮

讀書録卷十

明　薛瑄　撰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理無空缺與人心之性渾合無間

敬以直内之語自夫子始發之至程朱發明其義無餘藴矣

陽動之時太極在陽中陰静之時太極在陰中以至天地萬物無所不在此理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也太極

圖上一圈之中冲漠無朕而隂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隂陽五行男女萬物而太極之理隨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程子曰以小人貪求不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此即孟子所謂求有益於得者求在已者也

董卓郿塢之金亦愚矣哉身行不義自斃而已其能有之乎

治亂無不自微至大看復姤初爻可見

惡由微以至大坤之初六可見

尚義則道日長尚利則道日消天下治忽分焉

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鴟鴉得腐鼠而嚇鵷鸞也

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抜本塞源也

人己一也浚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姤一陰生於下羣陽不能自立君子謹之

夏月陽氣充盛萬物暢茂嘉美之會也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秦惡聞其過而亡漢好謀能聽而興豈非千古之永鑑

天理本順而自逆之是故惡夫鑿者

鳥知擇巢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群姦得志終至債國豈非後世之鑑

昭烈孔明抑於史筆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明於萬世

朱子楚詞集註成於晚年所感者深矣

元劉靖脩不屑就其意微矣

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

聖賢之言專務明理不尚文彩然理明字順自無不文常人之言專尚文彩理茍未明文亦何用

萬物美惡精粗不齊者皆氣之為也

耳目口鼻小體也皆能知聲色臭味心大體也反不能知義理是非惑莫大焉

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于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萬事差錯只是是非顛倒

人欲肆而羞惡之心亡矣
人猶知論人之是非而已之是非則不知也
吮癰舐痔而得車多者小人之無恥也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葢曰
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
仁猶克已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者可以識仁
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矣
因默念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

以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說善性皆以理言貼道字說及撿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鄙意合因志之

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

陰陽之外無一物

繼善成性無須臾止息

往年在湖南嘗行沅州北澗谷中霧雨蒸濕及登高山絕頂則日光晴霽俯視沅州城郭及衆山之低小者雲

氣浮繞往來其間駛如奔馬開闔萬變是時必雨於其下矣以是知雲氣最低方雲合而雨之時日在雲上未甞不光霽也

天最高日月星辰次之雲氣最低凡雲氣皆在日月星辰之下以是知其最低也

邵子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所剋之陰也蓋自乾至泰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凡八卦共四十八爻分作四分每分十二爻其三分三十六陽爻其一

分十二陰爻也又曰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剋之陽也蓋自坤至否坤剥比觀豫晉萃否凡八卦共四十八爻分作四分每分十二爻其三分三十六陰爻其一分十二陽爻也

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來一箇源流出百千道水來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己推己者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己為忠

推己為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己推己其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不盡矣

中庸之忠恕乃學者盡己推己之正名即程子所謂動以人也論語之忠恕乃聖人自然之忠恕即程子所謂動以天也

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太史公言漢武帝譴死鉤弋夫人與凡有子之嬪御為能杜絶後來之女亂是則然矣亦非仁者之心也誠使

家法嚴倫理明則後世之女亂非所憂也如文王之修身齊家以及天下欲使萬物皆得其所何至不仁如是乎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即所謂良能也

天地之開闔世運之興衰日月之往來晝夜之變化寒暑之推遷萬物之始終皆陰陽之氣屈伸消息為之主

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海水是衆水之聚與山澤通氣有源之水不同嘗問海上居人海水味鹹其海中山島井泉之水却甘以是知海水與有源之水不同

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亦豈在陰陽外所謂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周子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言萬物而男女在其内互文也

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迎侯生生直上載公子上坐此載字亦加載之意與老子屈子揚子載魄之載字同義
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陳平以金間楚即戰國之術
有以釋老機巧之言解吾書者幾何而不陷於異端乎

文武成康之治一變而為春秋再變而為戰國極矣

朱子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地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

程子易傳質慤精深廣大微妙朱子本義亦有不能出其外者

程子之易主孔子但與本義不合

人之為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知而不去為智雖知不能固守而去之焉得為智

四方上下往来古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

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人物皆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體性人與物皆同所謂理一也然人得其氣之正而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而理亦偏聖人尤得其氣之最清最秀者故性極其全與天地合德賢者禀其次乎聖人故其德出

乎凡民皆分殊也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夫子四教忠信為文行之本

思量萬事萬理不過一實

為學不實無可據之地

人之所為一有不實即為妄矣

人而不實無一而可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

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千言萬語只在實

因讀天地之塞吾其體之塞字益知上下四方氣之充塞無絲毫之空隙

天地之塞吾其體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踐形則能全天賦我之體盡性則能全天賦我之理知化窮神者樂天而能踐形

盡性也無愧無忝者畏天而求踐形盡性也古語云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如古者無道之世若秦若隋若武氏之流方其勢盛之時虐焰如烈火不可近此人定勝天也及其罪盈惡稔人怨天怒勦絶覆亡之無遺育此天定勝人也善惡之報豈不明甚信古語之不誣

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稟受一定而不易陰也

繼之者善就造化流行上説成之者性就人物稟受説

萬物至大者皆有外惟理之大無外萬物至小者皆有內惟理之小無內

天地萬物皆虛惟理最實

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太極都在裏許

朱子謂河圖之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盖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皆兩其五行也自其著者觀之則動静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所謂顯微無間也自其微者而

觀之則沖漠無朕之中而動靜陰陽之理已具於其中矣所謂體用一源也

理氣象數初不相離如乾之健理也其象天象也其所以為象者氣也氣之有次第節限者數也

豫上九曰冥豫成有渝無咎復六三頻復厲無咎皆廣遷善之門也

以五乘十二六十也以十二乘五亦六十也即參伍之義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也

朱子曰大概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惟主孔子

能艮其背便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亡皆由於此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如成湯自其征伐之先已有徯蘇之望是未占有孚也

朱子之易惟主卜筮與程子異其論亦有不出程傳之

外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存天理去人欲

天之道知也地之道仁也聖人與天地相似者知仁而已知周乎萬物者知也道濟乎天下者仁也樂天知命故不憂知也安土敦仁故能愛仁也天地之道不外乎仁智聖人之道亦不外乎仁智此聖人與天地合德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成以氣言從陰陽字來善性以理言從道字來

程復心大學章句圖首畫太極圖中間着一氣字是以氣言太極周子無極而太極專以理言也程說曰太極未有象惟一氣耳是即漢儒異端之說又豈識所謂太極哉

河圖之一奇一偶造化之一動一靜人之一呼一吸皆一陰陽也

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政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

光武以讖緯論學何以為出治之本

陰陽無時不相勝陰退則陽勝陰陽退則陰勝陽一陰一陽相勝而不已也

剝盡為坤陽生為復夬盡為乾陰生為姤聖人於陽曰復於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東漢黨錮諸君子正不知羣陰並長之時而欲力勝之難矣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為一異乎漢

末諸賢矣

漢末諸賢先儒謂一變則至於道

後漢賢者刻意尚行若不可及概以中庸之道則有不合者矣

太極理也生物之本陰陽五行氣也生物之具男女萬物皆自此出而理氣則渾融無間也

至大者道也聖人之門而道存焉游其門者難為言可知矣

三代之後有漢世道之大降也
地處天中而有盡天包地外而無窮
三代聖人皆以道治天下漢髙不喜詩書至溺儒冠豈
非世道之大降與
漢髙有功於天下固大矣其修身無本治家無法以詐
御臣下視禹湯文武為何如哉
上下四方理氣充塞無窮盡無方體
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

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為習此特習所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察之功不可須臾或間也

陰陽變易自人身以至天地萬物無時不然知此則知易矣

人動作皆以天則無妄不以天則妄矣

曾點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之意

著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却未必用而神靈之理已具如武雖是殺人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說神武而不殺神武得其理而不假其物猶著龜得其神之理而不假卜筮也

顔子問仁專言之仁朱子以心之全德釋之則仁義禮智之德無不包矣

論語多專言之仁

體用一源是隱而費顯微無間是費而隱

程子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爾讀書之法皆當由辭以得意徒得其辭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學也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實理皆在乎萬物萬事之間聖賢之書不過摸寫其理耳讀書而不知實理之所在徒滯於言辭之末夫何益之有

大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理一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分殊也

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統天地萬物言之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一理分殊也就天言之天一理也而天之風雲雷雨之屬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家言之一理也而人之父

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百骸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一國天下言之莫不皆然就一草一木言之一理也而枝幹花葉之不同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一以貫之即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即一理而分殊也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牕屋之間可見因有詩曰日射屋山内烟華

幾丈虹游塵從此見長滿太虛中

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天地有動靜之復無善惡之復人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聖人無復者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趙宋立國規模不如漢者以封建之法不立無藩屏根柢之固故一遭變故蕩然不可維持也

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蓋亦大言而已其實未見行論語一言也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使趙普真知此理其肯定陳橋之策乎

趙普克伐怨欲必行其功雖大而德或未也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響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撞

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

靜一理也

讀書錄卷十

讀書録卷十一

明　薛瑄　撰

誠即五常之實理非五常之外别有誠也如實有是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是也

即理而物在其中即物而理無不在

如未有此宫室已有此宫室之理及有此宫室而理即在宫室之中如未有天地萬物已有天地萬物之理及有天地萬物而理即在天地萬物之中所謂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也

名臣言行録載伊川為講官時文士歸其門者甚衆而伊川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疑此八字或記言者之過伊川知易者豈容信口議論褒貶而無顧避乎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人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絶之予每常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忘與助學者之通患

宋徽宗結金人攻遼之事始於童貫挾馬植來小人之肇亂也如此

太極只在乎動静而已

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藴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即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

曰藴者即包涵無窮之理也

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

易有太極易即陰陽太極即道也

澤藏珠而川媚石藴玉而山輝有本之謂也莊子曰聖人貴精此之謂歟

河圖洛書萬數萬象萬理之源

天以至理示人者河圖洛書是也

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

者修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虚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劉靖修叙學有博文之功無約禮之實或非其所作或其少作也

河圖具五行之數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仁義禮智無不在焉

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奇數二十偶數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是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

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象數之理即太極也象數理氣渾然無間理雖不雜亦不離也

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伊川晦菴為講官時姑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已二

子即以真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

咸九五咸其脢無悔脢背肉感所不見之地則無悔武王不忘遠當之

太極解未至此而修之不知此而悖之此皆指中正仁義而言

孟子論仁義禮智即太極也

中正仁義性也性即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太極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

太極之理中庸備之

六經四書之理不出太極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義理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視為先

人只是有已故不能與天地同其大其要惟在克已

河圖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數各相合洛書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數各相近

發明大易象數之原始於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作易本原不過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數語但諸儒不之察獨邵子朱子能發明之

河圖虛其中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者四象也四實四空者八卦也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言蓋本於此

朱子論易象數皆本於大傳

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聖人方靜之時正也義也寂也太極之體以立方動之時中也仁也感也太極之用以行此聖人之一動一靜無非妙道精義之發有不待言而著者

學易只在語默動靜之間須時時學之

聖人方靜之時百體收斂一心湛然而萬理咸具及其動也隨感而應動容周旋中禮耳目有聰明之理手足有恭重之理以至人倫之間各有仁義禮智信之理夫

豈待言而後著哉
天雖不言而元亨利貞循環無端運而為春夏秋冬之序發而為温熱涼寒之氣萬物生長遂成各正性命夫豈待言而後顯哉
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静應事接物之閒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學須切問近思方可見道不遠人

易不外動静

人之一動一静而太極無不在焉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静者所乘之機也陰陽動静亦如此

朱子論喜怒未發之中曰葢當至静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静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為纔思即是已發為此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能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此則未可也

朱子曰程子言纔思即是已發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

蓋言不待喜怒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庖丁解牛人處常變之道備焉

夬之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獨於剝之上九言陽有復生之理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庖丁解牛順其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技經肯綮之未嘗逆理則大輒矣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甞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念過便教人省悟

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掇念過葢得明道談詩意也

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朱子文集有未為定説者如盡心知性一段與孟子盡心知性集註不同當以集註為定説

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復之卦辭言造化之復爻辭言人心之復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朱子與皇甫文仲帖曰本義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畧耳

朱子曰感是事来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義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機權世俗之學

許魯齋曰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

法度森然明以示人竊謂異端正與吾道相反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為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逆萬物即所謂利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為學之要也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思

道何所不至此即無忘之意

師初六爻辭曰師出以律不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失律即不臧也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已而無責人之心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於不責人其德進矣

春夏之陽木火之氣也秋冬之隂金水之氣也此五行隂陽無餘欠也

隂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不在隂陽外

公孫支言夷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大病也不可不去

知至至之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而不去

夫剛立之稱見比卦傳

自古作史者茍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偽辭劉靖修詩曰紀録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王者以治内為本内不治而末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見矣

列子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是天地之化無一息之間如人之自少而老物之自盛而衰無須臾之不變但人自不察耳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為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為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無行所悔最為難事

雷擊而為雷斧星隕而為石是皆氣結而成者以是知

土石之類皆天地之初氣凝結而成但剛為陽柔為陰耳

五行固有陰陽就水木火金土上又各有陰陽如水陰也其質屬陰其氣屬陽之類

讀書錄卷十一